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■早闻狄声

本以为《隐入尘烟》会是部沉闷的电影，一年四季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但在两个多小时的观影里，时不时会感受到一种温暖的生命力，轻盈、美好，几乎让人淡忘了底色的悲凉。

这是两个被家庭抛弃、被乡邻遗忘的边缘人的故事。在旁人眼中，马老四（马有铁）和曹贵英仿佛尘埃般无足轻重，就连他们的婚姻，也不过是各自家庭急于摆脱累赘的选择。然而，他们又是如此善良、柔软：老四寡言，却会叮嘱贵英吃馍馍，带着她到邻居家蹭电视看，在贵英因隐疾失禁时小心地给她穿上大衣遮挡；贵英瘦弱胆小，却会跛着脚一遍又一遍地揣着热水瓶走到村口等待夜归的老四，在奸商一次次要老四献血时心急如焚地开口阻拦。

《隐入尘烟》：消失的美好

从初识的陌生窘迫，到日复一日相处中的彼此关爱，他们的生活还是那么清苦，却慢慢有了笑声。春日播种，夏日麦子抽穗，秋天收成，忙碌的田园生因此有了诗意和趣味——那是老四用麦粒在贵英手上捏出的小花，是贵英捧在手心里的小小的麦苗，是一起在灯火下等待鸡蛋孵出小鸡的期待，也是两人一起以天为被、睡在房顶上的惬意。

他们善待彼此，也善待万事万物，无论是池塘里的小鱼苗，还是破旧屋檐下的小燕子，又或是日复一日辛苦劳作的驴子。明明是时代洪流中最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却活出了与自然万物恬静相处的状态，人与土地的彼此信赖。是难得一见的美好。

在电影行进的过程中，你会不止一次地感叹选角的用心：马老四的扮演者武仁林是导演李睿珺的姨夫，土生土长的甘肃人，电影里他犁地、播种、晒土坯、收麦子等等一气呵成，脸上写满了经年劳作的风霜；扮演贵英的海清是影片中唯一的专业演员，但长时间的下生活，让她已然融入了当地的风味，细腻的眼神与情感把握，也恰到好处地还原出贵英的善良、敏感与柔软。

最难忘的一场戏，是夜里天降大雨，老四和贵英跑去给还在晾晒的土坯铺塑料布，然而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，瓢泼大雨中两人拉扯着站起来，摔下去，再站起来，又摔下去。终于忍不住作罢时，彼此搀扶，又哭又笑，是

对冷峻生活的无奈，亦有一份还能重新来过的勇气。果然，他们还是一砖一瓦地盖好了自己的房子，一起喜滋滋地坐在院子里分享晚餐。

也是这场戏，让我最终理解、接受了电影克制、冷静却又难掩绝望的收尾——有些时候，活过、爱过、梦想过，也可能是一种残忍。曾经的苦中作乐，是因为彼此相守才有了诗意；品尝过希望的滋味，再要独自咀嚼生活的难，每一分每一秒就全是折磨，不如同去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

李俊

媒体人

■花言峭语

某网络平台和坏猴子影业联合制作的电影短片集《大世界扭蛋机》在上月底开播，半个月之后，这个系列的十四部短片，已经有十一部和观众见面，包括“明日之后”为主题的四部作品和“成长之前”为主题的七部作品。短片集上线之前，人们认为，它将是我们的《爱，死亡和机器人》，上线之后，我们还会这么认为吗？

这个系列的出现并不偶然。宁浩导演主导的坏猴子影业，在几年前推出了一个“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”，签约了包括文牧野、白宇、曾赠、申奥、王立凡、王子昭、吴辰理、夏鹏、赵大地、周泽非、温仕培在内的中青年导演，后来，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大。《大世界扭蛋机》的导演，基本都来自坏猴子的“72变电影计划”。

“明日之后”系列的四位导演，已经成名了，并且各自有了大银幕作品，这个系列以轻科幻为主，预测未来，感受当下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徐磊导演，宁浩和贾樟柯主演的《地球最后的导演》。这部短片不到四十分钟，讲述的是未来某天，电

影走向穷途末路之后的故事，两位曾经的著名导演，成了上一个时代的遗老，和电影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上古传说，他们感受着新时代的冲击，也在调侃各自的往日荣光。

这部短片是一首唱给电影的挽歌，这个挽歌并不是唱给未来的，很可能现在已经开始。但好在整个故事并没有因此带上浓厚的惆怅或者追怀的色彩，而是点到为止，只是以嬉笑怒骂的，近乎小品的方式，提出了一种可能，并且提前为两位大导演颁发了终身成就奖，同时也向整个电影时代致敬。当然也有可能，未来的世界，死亡的不是电影，而是现有的电影，未来的电影或许不叫电影却更丰富。

而另外三位导演，也以轻科幻的方式，预想了未来的世界，郭麒麟和张子枫主演的《你好，再见》，未来的人们，只有十句话可以用来沟通。《杀死时间》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寓言，《一一的假期》让一个未来的小男孩，回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，在种种落差中，寻找人类恒定的那部分情感。最让我产生探究之心的，是他们尽管年轻，并且出生在人类科

技正在度过瓶颈期的此刻，但他们的未来依然有着浓浓的失落感。不论脑洞开得多大，色彩多么缤纷，贯穿始终的依然是失落。或许这不是面向未来的科幻，而是站在此时，望向来时路的自省。这种自省是文艺之必须，电影之必须，也是人类的必需。

“成长之前”系列的导演，相对年轻一些，这个系列则以各种方式，讨论了当下的种种问题。我看了其中三个故事。《状元》是倪虹洁主演的，这个故事所在的世界里，孩子们的分数会直接显示在头顶，并且会随着他们参加娱乐或者投入学习，和好学生交往或者和坏学生成为朋友，有所变化。它用分数显示这样一个点子，对我们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有标价，一切都有目的，一切得失一切损益都被精确衡量的现实进行了夸张，借助这种夸张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。《心理诊所》以嬉笑怒骂的方式，直指我们生活中的弊端，而且落脚点如此具体，足够让当下热衷于内卷和信息吸取的中青年人警醒，最后借用相声形式的反转，是令人惊艳的一笔。《下乡的塔科夫斯基》则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实现梦想有多少条路径？

在身边的现实生活里落实梦想，不是退而求其次。三个故事都各有各的想法，也各有各的形式，形式和观念达到了相对完美的统一。

作为“坏猴子”的创始人和最核心的力量，宁浩的风格，对“坏猴子”的基因有深刻影响。宁浩认为，未来的电影，会“更加下沉”，不是“所有都下沉”，“有一个品类必须要做到下沉，就是必须要做到要有大众性、娱乐性”。但他依然坚守现实主义取向。

《大世界扭蛋机》就是这样一次尝试，现实主义和娱乐性、大众性如何结合在一起？青年导演如何看待世界？导演们如何避免让电影艺术变成夕阳艺术？都在《大世界扭蛋机》的这些短片里了。至于它会不会成为《爱，死亡和机器人》，已经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了，毕竟，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创作者，承担着不同的任务。忠于自己的任务，完成自己的任务，就已足够。

郭松喆

作家

■情人看剑

留不住那个流云飞袖的纸上江湖

又是一次告别：金庸小说早年御用插画师之一姜云行先生（笔名云君）日前在美国去世，享年94岁。消息传来，当年对那些武侠小说插图过目难忘的读者，心中难免唏嘘，过去那个时代的吉光片羽，渐渐消散于风中，如同斜阳留不住。

姜云行也可算是一代南下香港的文人群体中的一员。他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后到香港投身创作，陆续为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等多部金庸小说贡献插画。内地读者对于姜云行作品的美好印象，也是拜金庸作品所赐，坊间有“金庸小说，云君插图，天下无双”之说，足见其插画参与缔造了金庸神

话，亦为读者所喜闻乐见，甚至成为这段文化记忆的一部分。

回头来看，姜云行的画风也并非横空出世。当年金庸小说插图大多由王司马和姜云行绘制，前者注重写意，后者偏好工笔，各有千秋，特别是姜云行的画风，往前可以遥相呼应刘继卣《大闹天宫》、王叔晖《西厢记》、戴敦邦《红楼梦》等中国画世纪经典。随着时移世易，中国画、连环画、小说插画，借由不同文化载体，一个古色古香的传统中国得以在纸上构建与传承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刘继卣、王叔晖都曾为小学、初高中教材绘制线描插图，为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美育工程添砖加瓦，花开两朵，同一时期

的姜云行等人已开始为报章为通俗连载小说绘制插画。读者喜欢姜云行，不过是似曾相识燕归来，才子佳人一入江湖，潇洒俊美，衣袂飘飘，气韵流畅。传统绘画技法在香港开出新花，故事不同，骨子里却依然是熟悉的中国味道。

接下去是新一轮兴衰上演。时代飞速前进，更多文化娱乐消费方式涌现，连环画插画则由繁荣走到没落。金庸封笔，但金庸影视剧占领了大银幕与小荧屏，虽然时代审美风向时有变化，但那个江湖之风貌大体未变。如你所见，很多影视人物形象与当年插画里的相去不远，偶有走偏，比如徐克版东方不败的造型融入日式和风，但也

符合那气狷狂的人物特点，并未让人觉得不妥。后来者有人只习得皮毛，便容易走火入魔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

文化也是通过着装穿戴而被展示和接受的。近日有关方面强调古装剧美术要真实还原所涉历史时期的建筑、服装、服饰、化妆等基本风格样貌，不要随意化用、跟风模仿外国风格样式。足见有些影视剧的做派已经令人瞠目，此时此刻再看姜云行那些纸上的江湖风景，足以洗眼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钱德勒

媒体人